



蘇曼殊全集

柳亞子編



上海
北新書局印行

1928 2 1 初版

1932 11 1 七版



每册實價大洋一元

1246

蘇曼殊全集
野矢零



蘇曼殊全集序

曼殊的著作，散逸的雖是極多，流傳的也尚不少。把這些流傳的加以整理，一方面又搜到些遺失的作品，這樣就成了我們編輯的曼殊全集。

從父親的曼殊作品表上看來，我們知道曼殊的散失作品，至少尚有十多種，我們所搜集到想刊印出的也僅祇有半個全字。我們真是不能滿足，爲什麼這些的作品，總究是闕而不現，至今還未能發現出。可是，從別方着想，有了此一部比較可滿意的集子，能獻呈于現今的出版界上；這一點，我們也覺得能稍稍安慰的了。曼殊的遺著，單行本不算外，有周瘦鵑搜印的燕子龕殘稿，段菴旋編印的燕子山僧集，盧翼野集印的曼殊說集；而末一本的曼殊說集已很少流行。周本

序 第二頁

自有他相當的價值；段本除了翻印周本，加以斷鴻零雁記，拜輪詩選，新式標點及許多錯誤外，此外並無別的特長處。因此，在愛讀曼殊作品的人增加，而曼殊著作之可搜集者尚無善本時，我們就編成此部曼殊全集，竟大胆的冠上了這個全字；想，這樣曼殊作品的搜集或者可暫時告一段落，雖則我們還是希望這個全字不是最後的全字，陸續的以後也許有曼殊作品發現。

全集的計劃共分曼殊著作及附錄兩部，裝訂成五冊，附錄是曼殊友人寄贈哀悼之作，及後人研究曼殊的文字。曼殊自己的著作佔三冊，現在略把此中的內容縷述如下：

第一冊材料較龐雜一點，由父親親自編就并抄錄。內共有四集，1.詩集 2.譯詩集 3.文集（序跋類與雜文類） 4.書札集。曼殊的詩最淒麗清新，也是最難

序 第三頁

搜到。我們現在所搜到的，比燕子龢殘稿（燕子山僧集全抄殘稿，故不另提及。）多七首，雖僅是寥寥幾行，然而我們還是覺得十分尊貴。譯詩加入了原文，可便對照些，並且也比較多幾首。曼殊的文章，除儘量加入許多段畫跋外，比殘稿多十餘篇，其中也可約略看出曼殊少年時的熱誠。曼殊的信札最雋永有味，我們雖比殘稿多加了四五十封；但是還覺得是一件很可惜的事，因為除不少遺失外，也有許多暫時都無法借得。在編排方面，于分類中我們按照年月，曼殊的詩文並附有父親的年月考證，書札上寫明寄發的地點及年月。這樣可便于參考，便于閱讀。

第二冊是雜著集及譯小說集。雜著有燕子龢隨筆及新發現的嶺海幽光錄。隨筆凡登載過七八處，各有不同，我們爲參校各種訂定。譯小說是慘世界及羅海濱遜跡記。此記從英譯本印人 Ghochha 所著的小

(III)

序 第 四 頁

說轉譯出，其中對於白人虐待印度人的淫威，和所激憤起的印人愛國思想，都描狀得十分淋漓痛暢，譯筆也比慘世界清達得多。

第三冊完全是小說集。此中的小說，有斷鴻零雁記，天涯紅淚記，絳紗記，焚劍記，碎簪記，非夢記六篇。天涯紅淚記，非夢記，市上很少有流傳；絳紗焚劍兩記雖被段荃菴擯斥于曼殊作品之外，但現在我們已確證爲曼殊所著無疑。斷鴻零雁記由父親參照了太平洋報本，廣益初版本，及以後各本校正，誤處既更正了不少，于圈點方面亦間有異同。我又把各篇加新標點，分段落，爲功爲罪，尙未能知。

第四第五冊全爲附錄，由父親一手編寫成，材料尙充足。而于友人方面有關曼殊的詩文，搜集得特別豐富。這些工作是從前沒有人做過的。

因爲畫集想另行精印出版的緣故，全集內不擬

多放插畫。至于曼殊的照片，則擬全部印入，他與朋友的合影插入第五冊附錄內。曼殊的手跡，可印出他的書札多封。此外與曼殊有歷史關係的地方，如西湖孤山的墓塔，上海的廣慈醫院，廣州的各處寺院故蹟的照片，亦擬儘量列入，倘使能够攝到。

此書由北新書局印行，第一冊即將付印，不過全集卷帙浩繁，共一千五六百頁左右，要五冊出齊時非一年後不能辦。裝訂排印方面一切都由我提擬，并商得書局同意，大約還可當得精美二字。至于僅曼殊自己的作品（附錄除外），想多印五十或百部，用皮面金字裝成極精美的一冊。

爲了此書的全部都是重新抄繕過，由父親編錄，由我加標點，因此不得不遲遲的到現在始付印。

關於曼殊的作品，除全集外，已印就或將印就的有蘇曼殊年譜及其他，曼殊逸著兩種（娑羅海濱遜

序 第 六 頁

跡記，嶺海幽光錄），及做宋的蘇曼殊詩集。上面的一種可作為全集的參考書。

陳林率君子裝訂及種種方面給與不少的幫助，陳寅恪先生為解釋許多梵文疑問，沈尹默先生允為題字，周作人先生承為校閱一過，我對於他們及別的熱心贊助諸君，都是無任感激。

曼殊的全集行將出世了，我做完了這近一年的工作，鬆下負擔，講道：

“飄零的詩人呀，這裏是你安寢的墓塋。”

一九二七，四，三，

柳無忌於清華大學。

蘇曼殊全集第一冊插圖目次

鐸板「蘇曼殊全集」字	序一前
曼殊大師僧裝像	新傳前
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	全 上
曼殊詩墨跡	四七
調箏人小影	四九
拜輪像	七一
曼殊譯詩墨跡	九一
曼殊遺畫	一四五
曼殊手札一	二二三
曼殊手札二	二五三
曼殊手札三	二八七
曼殊手札四	二八七



曼殊大師僧裝像



曼殊大師西湖墓塔圖一

蘇玄瑛新傳

余曩草蘇玄瑛傳，荒略過甚，意不自慊，屢思改撰，卒卒未果。偶檢故篋，得日本僧飛錫所爲潮音，蘇玄瑛家世，乃與平昔所聞大異。跋爲玄瑛手書，宜無刺謬。又有說部斷鴻零雁記，世稱玄瑛自傳，雖寓言十九，亦頗資節取。因穿穴之爲新傳。而杭章氏所撰曼殊遺書弁言，亦間及焉。不足，則取資於玄瑛書札之屬，暨余所親知灼見者。庶無俗語不實，流爲丹青之憾已。傳曰：蘇玄瑛，字子穀，小字三郎，始名宗之助，其先日本人也。王父忠郎，父宗郎，不詳其姓。母河合氏，以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十八年甲申，生玄瑛於江戶。玄瑛生數月而父歿，母



新傳第二頁

子梵梵靡所依。會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，因歸焉。蘇固香山鉅族，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。至是得玄瑛母子，並挈之歸國。時玄瑛方五歲也。居三年，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，走歸日本。玄瑛依假父獨留。顧蘇婦甚玄瑛甚，族人亦以玄瑛異類，羣擯斥之。卒分貲遣就外傳於香港，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，莊湘頗善視之。學二載而假父亦歿，復返於家。則蘇婦遇玄瑛益虐，雖河合氏自日本郵致金幣，亦爲所沒乾，且揚言河合氏已葬魚腹。由是玄瑛轉輾貧困中。年十二，遂爲沙門。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鬚於廣州長壽寺，法名博經，號曰曼殊。旋入博羅，坐關三月。詣雷峯海雲寺，具足三壇大戒。嗣受曹洞衣鉢，任知藏於南樓古剎。亡何，以師命歸廣州，值長壽寺已被毀，乃東渡日本，依河合氏居神奈川。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，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，一無

新傳第三頁

所成。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，卒不屑竟學。則思爲遠遊，發摠其意志。得故師莊湘資助，整裝之暹羅，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。歸入杭州西湖靈隱寺，著梵文典八卷，自爲序。旋至滬上，從陳獨秀，章士釗遊，爲國民日日報繙譯，譯法人嘉俄書，名曰慘社會，刊諸報端。後赴蘇州，任吳中公學教授。繼渡湘水，登衡岳，以吊三閭大夫。主講實業崇正明德經正諸校。尋重遊暹羅之盤谷。時民國紀元前九年癸卯，玄瑛年二十矣。明年甲辰，主講盤谷青年學會。旋赴錫蘭，駐錫菩提寺。暹羅古稱扶南，錫蘭則法顯佛國記所謂師子國也。乙巳，之秣陵，會池州楊仁山居士方創祇垣精舍，招玄瑛及李曉墩爲講師。玄瑛盡瘁三月，得唾血疾。東歸，隨河合氏居逗子櫻山。循陵之餘，唯好嘯傲山林。一時夜月照積雪，泛舟中禪寺湖，歌拜輪哀希臘之篇，歌已哭，哭